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战争与和平

(上)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金晓满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战争与和平

(上)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金晓满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 金晓满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17-3042-2

I. ①战… II. ①托…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5128号

战争与和平

ВОЙНА И МИР

作 者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译 者 / 金晓满

责任编辑 / 王学刚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74

字 数 / 1250千字

版 次 /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58.00元 (上下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42-2

译者序

在俄罗斯文坛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以深刻的批判和非凡的艺术才能将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推至巅峰，他为人类文化作出卓越的贡献，给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极其丰富和珍贵的遗产。列宁曾这样评价他：“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巨匠——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1869年间。这一时期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他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和酝酿转变的时期。这是一部巨幅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它不仅题材重大、内容丰富，而且表现出作家多方面反映现实的艺术才华。它集中地反映了托尔斯泰60年代的重要思想和艺术特征。这部作品是托尔斯泰早期创作的一个总结。

作家在这部史诗性作品中以库拉金、罗斯托夫、鲍尔康斯基和别竺豪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9世纪初到2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小说从奥斯特里茨战役写起，反映了1812-1814年的拿破仑侵略战争的情景，其中包括1812年拿破仑的不宣而战，战争初期俄军的失利，农民组织起来抗击侵略军，俄军将领库图佐夫出任反侵略战争的统帅。鲍罗金诺战役，拿破仑火烧莫斯科以及俄罗斯人民在库图佐夫的领导下最后击败拿破仑，使他带领少数人狼狈逃窜的情景。作者以这次俄罗斯人民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为中心，对19世纪初期俄罗斯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精神面貌、道德情操作了深入、广泛的描写。小说谴责了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了库图佐夫所领导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写出了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英勇战斗的精神，可以说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部歌颂人民的史诗性小说。同时，作品中还表现了作家对俄罗斯贵族命运和前途的思考。总之，这是一部关于1812年卫国

战争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一部歌颂俄罗斯人民英雄品质和俄罗斯民族坚强性格的史诗，但作品也折射出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对宗法制农民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美化。这部小说的体裁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是一种创新。它将史诗、历史小说、编年史和作者的哲学议论等诸多形式的特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托尔斯泰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广阔的日常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借助庞大复杂而不紊乱的结构，描摹了一幅19世纪初期俄罗斯城乡的广阔生活画面、史实和虚构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四大贵族家庭纪事是由史诗内容的结构枢纽、重大的事件和个人命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战争”与“和平”是作品中的两个中心。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是贯穿作品的主线。鲍罗金诺战役是史诗结构的中心环节和情节发展的高潮。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着抒情独白，并伴有精彩的内心描写，使得人物性格尤其生动、鲜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安德烈痛苦的精神探索、拿破仑的妄自尊大、华西里的卑鄙奸诈等都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全书人物众多，共计500多个，这些人物性格各异，具有艺术感染力，托尔斯泰为读者描画了一个巨幅的群像。此外托尔斯泰还运用语言、姿态、行为、表情等手法塑造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都如浮雕一样，清晰可见。《战争与和平》充分表现了作者概括生活的艺术才能，它是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就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以及艺术的创新而言，都可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人们常说，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文学。特别是经典文学的诞生，它为人类文明的家园又开启了一个窗口，透过它，我们瞥见的是更为广阔的大千世界。在当今互联网及电子媒介时代，尽管文学这一古老的形式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文学话语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生存智慧，它能够激发我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对人类灵魂深处的洞察。在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注重实用与实利的时代里，培养人的文学涵养，对其进行文学的精神熏陶变得非常重要。出版界重译名家的精彩篇章，旨在展现文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开启一条通向精神家园的道路。作为该书的译者，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读者，背上自己的知识行囊，在延绵不断的阅读中，去领略文学经典带给你的妙不可言的愉悦！

目 录

(上)

卷一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05
第三部	191
卷二	281
第一部	281
第二部	332
第三部	400
第四部	469
第五部	517

(下)

卷三	585
第一部	585
第二部	660
第三部	793
卷四	899
第一部	899
第二部	949
第三部	990

第四部	1033
尾 声	1085
第一部	1085
第二部	1134
重要人物表	1169

卷一

第一部

“喂，公爵，热那亚和卢加成为波拿巴家的领地了。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您还对我说我们没有战争，如果您还为这个反基督徒（是的，我相信他是反基督徒）所干的种种坏事和制造的种种恐怖辩护，那么我就再也不理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不再是像您所说的我的忠实奴仆了。^① 您好，您好。我看得出，我把您吓坏了，请坐，咱们谈谈吧。”

这是一八〇五年七月，大名鼎鼎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在迎接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瓦西里公爵时这样说。几天来，安娜·帕夫洛夫娜总是在咳嗽，如她所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流感在当时是只有少数人使用的新词）。请帖是当天早晨由穿红制服的听差送出的，内容都一样：

“伯爵（或公爵）：如果您没什么更好的安排，如果与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晚间尚不致使您太害怕，那么，我将十分高兴今晚七时至十时在家里看到您。安娜·舍列尔。”

“我的天，好厉害的进攻！”进来的公爵回答道，对这样的接待毫不介意。他穿着绣花朝服、长筒袜和皮鞋，佩戴着几枚星形徽章，扁平的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

他也如我们祖辈一样不仅用文雅的法语讲话，而且用法语进行思考；语调又是那么文静，那么具有长者之风，那是只有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和

^① 卡尔·奥古斯特·哈登勃格（1750—1822），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宫廷的重要人物才会有的腔调。他走近安娜·帕夫洛夫娜，把他那洒了香水的光秃秃的头俯向她，吻了吻她的手，就怡然自得地坐到沙发上。

“首先，亲爱的朋友，请告诉我，您的身体怎样？请让我安心吧。”他不改变音调地说。从他彬彬有礼、体贴关怀的腔调中，透露出淡漠甚至嘲笑的意味。

“精神受折磨，身体怎么会好呢？……我们这年头，稍有感情的人，又怎能心安理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我希望您整个晚上都留在我这里，好吗？”

“英国大使那儿不是还有一个招待会吗？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到那里去一下。”公爵说道，“我女儿会来接我，陪我一同去。”

“我还以为招待会取消了呢！说实在的，这些招待会、焰火等变得越来越使人厌烦了。”

“如果他们知道了您的心意，招待会就会取消的。”公爵说道。他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习惯地说一些连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相信的话。

“别挖苦我了。喂，关于诺沃西尔采夫的紧急报告有了什么决定？您都知道。”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说道，语气是冷淡而厌倦的，“作了什么决定？他们认为波拿巴既然破釜沉舟，看来我们也就只得背水一战了。”

瓦西里公爵讲话总是懒洋洋的，就像一个演员背诵陈旧的台词那样。安娜·帕夫洛夫娜则相反，别看她已经是四十岁的人，却生气勃勃，容易激动。

这是她的社会地位使然，因此，有时当她没有那种激情时，为了不辜负那些认识她的人的期望，也得表现出满腔热忱的样子。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含着微笑，这虽然和她那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但就像娇惯的孩子一样，总是意识到自己可爱的缺点，可是她不愿，也不能，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正。

在谈论政治事件时，安娜·帕夫洛夫娜冲动起来。

“哎呀，再别对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也不懂，可奥地利从来不想打仗，现在也一样。它会出卖我们的，只有俄罗斯才应当是欧洲的救星。我们的恩主知道自己的崇高使命，他将忠于自己的天职。这就是我唯一相信的。我们仁慈的君主知道自己的崇高使命，并将忠实于它，他是那么德高望重，那么善良，上帝是不会抛弃这样的人的，他也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会把现在更为可怕的以这个刽子手和坏蛋为代表的革命怪兽镇压下去。

只有我们才应当讨还殉难者的血债。我请问你们，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浑身商人气味的英国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是多么伟大。它拒绝撤出马耳他。它想看出、想寻找我们行动的用意何在。他们对诺沃西尔采夫说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不理解，他们也不能理解我们皇帝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不追求任何个人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可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就是答应了什么，也不会兑现！普鲁士已经宣称，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整个欧洲对他无可奈何……所以，不管是哈尔登堡的话，还是豪格维茨的话，^①我连一个字也不相信。普鲁士声名狼藉的所谓中立不过是陷阱而已。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的仁慈君主的至上命运。他们定能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了下来，对自己的急躁露出讥讽的微笑。

“我想，”公爵笑着说道，“倘若派去的是您，而不是我们亲爱的温岑格罗德，您会一举成功，迫使普鲁士国王同意。您的口才太好了。您给我一杯茶，好吗？”

“马上就来。顺便提一句，”她又平静下来补充说道，“今天我这儿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莫特马尔子爵，他通过罗昂家族的关系与蒙莫朗西家结了亲。这是法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他是一个很好的流亡者，真正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父。您认识这位思想深邃的人吗？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您听说了吗？”

“啊！我很高兴能见到他们，”公爵说。“请您告诉我，”公爵补充说道，好像他刚刚想起什么似的，对所问的事，也就是他今天造访的主要目的，装出特别漫不经心的样子，“听说居孀的太后想委任冯克男爵担任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是真的吗？这个男爵似乎是一个毫无可取的人”瓦西里公爵想给儿子安排这个职位，可是有人竭力想通过玛丽娅·费多罗夫娜太后把这个差使交给男爵。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闭起眼睛，表示不论是她，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能评论太后愿意做的或者喜欢做的事。

“是太后的妹妹向太后推荐的冯克男爵。”她只是用哀愁而淡漠的声调说了这么一句。安娜·帕夫洛夫娜一提到太后，她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深深的忠诚和尊敬的表情，并且同时还融和着每次谈起她这位至高的保护者就流露出的哀愁。她说太后陛下对冯克男爵很尊敬，于是她的眼睛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伤感的神情。

^① 豪格维茨当时任普鲁士外交大臣。

公爵意兴索然地沉默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以她所特有的宫廷女官的机灵和敏捷想敲打一下公爵——因为他竟敢批评那个被举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安慰他。

“顺便谈谈您的家庭吧，”她说道，“您可知道，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给整个社交界带来了快乐，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绝色的美人。”

公爵鞠了一躬，表示恭敬和感激。

“我常想，”稍微沉默一下以后，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身子凑近公爵，亲切地向他微笑着，似乎表示政治和社交的谈话已经结束，现在可以谈谈心了，“我常想，生活中幸福有时分配得不公正。命运为什么赐给您两个那么出色的孩子（除去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不喜欢他）。”她抬起眉头，不容争辩地插了这么一句，“为什么赐给您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呢？可是您，说真的，就是不赏识他们，所以您不配有这样的子女。”说完，她兴奋地笑了。“有什么办法呢，拉瓦特^①准会说我没有父爱的骨相。”公爵说道。“别开玩笑啦，我想认真地和您谈一谈。您知道，我不满意您的小儿子。我只对您说说（她脸上又现出一种忧郁的表情），在太后陛下那里谈过他，都为您感到惋惜……”

公爵没作答，而她也默不作声，神情凝重地看着他，等待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皱眉头。

“我能做什么呢？”他终于说道。“您是知道的，为了他们的教育，一个当父亲的所能做的，我都做到了，可是结果却造就出一对傻瓜。伊波利特起码是个安分的傻瓜，而阿纳托利可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了。只有这一点不同。”他说道，比平时更加不自然、更亢奋地微笑着，同时嘴角边突然形成的皱纹特别刺眼地显得出人意料地粗俗讨厌。

“为什么这些孩子偏偏赐给您这样的人家？如果您不做父亲，我就没有什么可责备您的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我只能向您一个人承认，我的孩子是我的负担。我必须背这副十字架。我是这样给自己解释的。有什么办法呢……”他不言语了，摆出对残酷命运无可奈何的架势。

安娜·帕夫洛夫娜陷入了沉思。

“您从未想过给自己那放荡的儿子阿纳托利娶亲吗？”她说道，“老姑娘都有说媒的癖好。我还不觉得自己有这个弱点，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姑娘，

① 疑指瑞士作家。

她陪伴着老父亲，生活很不幸。她是我亲戚，鲍尔康斯基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没回答，然而，他以上流社会人士所特有的敏捷的想象力和灵活的头脑搜索着记忆，但没有答复。

“您可知道，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费我四万卢布。”他说道，看来他忍不住让自己伤心的思绪继续下去。他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五年之后会怎样呢？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您那位公爵小姐，她有钱吗？”

“她的父亲非常富有，不过很吝啬。他住在乡下。您知道吗，这位颇有名气的鲍尔康斯基公爵还在先帝时代就退伍了，绰号叫普鲁士国王。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很怪癖，不易相处。可怜的小姐非常不幸。她有一个哥哥，就是不久前娶了丽莎·梅南的那个人，是库图佐夫的副官。他今晚也来。”

“听我说，亲爱的安内特，”公爵突然握住交谈者的手，并且不知为什么向下拉了拉，“您替我把这件事办妥，我会永远是您最忠实的奴仆（就像我的管家给我的信中写的那样）。她出自名门，并且富有。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于是，他用他那特有的亲昵而优雅的潇洒动作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然后又摇了摇，就坐到扶手椅里，而眼睛却望着别的地方。

“等一等，”安娜·帕夫洛夫娜思索着说道，“我今天就和莉莎（鲍尔康斯基的妻子）谈谈。也许事情会成功的。我在你们的家庭里开始学做老处女的营生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客厅里的人渐渐地多起来。前来赴会的都是彼得堡

的达官要人。这是一些年龄、性格各异的人，但都生活在同样的上流社会；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艾伦来了，她是来接父亲一齐去赴领事馆的招待会的。她佩戴着花字奖章，^①穿着舞会服装。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很有名气、年轻、娇小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夫人也来了。她去年冬天出嫁了，因为怀孕，已经不在盛大的交际场所露面，但小型的招待会还是参加的。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公爵也来了，他带来了莫特马尔，并为他作了介绍；莫里约神甫和其他很多人也来了。

“您还没见过（或者您还不认识）我的姨母吧？”安娜·帕夫洛芙娜对到来的客人们说，然后郑重其事地领着客人去见一位头上扎着高高的花结、当客人快要到来时从另一个房间蹒跚地走出来的小老太太。客人开始陆续地到来，她介绍着每个人的名字，把目光从客人身上慢慢移向姨母，然后就走开了。

所有的来宾都按照礼节向谁也不认识、不需要，也不感兴趣的姨母表示问候。安娜·帕夫洛芙娜带着忧郁、庄严的表情注视着他们的问候，对他们表现出沉默的赞许。姨母对每位客人都说同样的话，谈到他们的健康，谈到自己和太后的健康，“谢天谢地，太后今天好些了。”所有走到她面前的人，出于礼貌，都装出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然后怀着履行了一项沉重义务后的轻松心情离开老太婆，整个晚上再也不会到她跟前去了。

年轻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夫人过来了，带着一个丝绒绣金的手提包，里面放着她的针线活。她那有一抹微黑绒毛的娇柔的上唇比牙齿略短，然而有时当它翘起，或与下唇闭合时则显得更加可爱。如同那些颇有吸引力的女人一样，她那缺点——翘嘴唇和半张开的嘴——仿佛成为她的独特的美。所有的人都怀着愉悦的心情看着这个漂亮、健康、充满活力的未来的母亲，她那么轻松地承受着怀孕这副重担。老人也好，寂寞、忧郁的年轻人也好，和她在一起待上一会儿，谈谈心，就觉得自己也变得像她一样轻松了。凡是和她说过话，看见她一说话就露出妩媚的微笑，看见她经常露出雪白闪亮的牙齿的人，也就会觉得自己今天特别可爱，并且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娇小的公爵夫人手提针线包，迈着细碎的快步，一摇一摆地绕过桌子，坐到靠近银茶炊的沙发上，愉快地整一整衣衫，似乎不管她做什么，对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一种娱乐。

① 沙俄时期，俄国皇后给毕业成绩优秀的中学女生颁发的花字奖章。

“我带来了针线活。”她一面打开手提包，一面对大家说。

“您瞧，安内特，再别跟我开这种可恶的玩笑，”她转头对女主人说，“您信上说是是一个小小的晚会。您瞧我这一身穿的。”

她张开双手让人看她那身淡灰色带花边的雅致的连衣裙，胸口以下系着一条宽宽的缎带。

“您放心，莉莎，不管怎样，您仍然比谁都漂亮。”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道。

“您知道吗，我的丈夫要离开我，去寻找死亡。”她继续以同样的语调对一位将军说。“请告诉我，这场可恶的战争是为了什么啊？”她面向瓦西里公爵，不等他回答，又和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海伦交谈起来。

“这个娇小玲珑的公爵夫人，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儿！”瓦西里公爵悄悄地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紧随娇小的公爵夫人之后，走进一个彪形大汉，一个胖胖的年轻人，留着平头，戴一副眼镜，穿着时髦的浅色裤子，又高又硬的折角领子，咖啡色的礼服。这个胖胖的年轻人是名声赫赫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达官，现在莫斯科正濒临死亡的别朱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供过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这是他初次涉足社交界。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点点头表示欢迎，这是对进入她的沙龙里最低一级人物的一种礼遇。尽管这个礼遇不高，但安娜·帕夫洛夫娜看见彼埃尔进来却流露出一不安和担心的神情，就像看见了什么与此地不相宜的庞然大物似的。彼埃尔的确比客厅里其他男人都高大些，这种恐惧是由于他那既聪明而又羞怯、既敏锐而又自若，不同于客厅中其他人的眼神而引起的。

“彼埃尔先生，承蒙您厚爱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说，并领他去见姨母，惶恐不安地向姨母递了个眼色。彼埃尔含糊地嘟哝了一句，眼睛却在继续寻觅着什么。他喜气洋洋地向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点头问候，好像邂逅了一位至亲好友，向娇小的公爵夫人敬礼，高兴地微笑，然后走近姨母。安娜·帕夫洛夫娜的不安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因为彼埃尔还未听完姨母关于太后健康状况的话就离开了她。安娜·帕夫洛夫娜连忙用话拦住他：

“您不认识莫里约神甫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她说。

“是的，我听说过他那个谋求永久和平的计划，非常有趣，但未必有可能……”

“您这样认为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她本想应酬几句，然后再去

尽自己东道主之责，然而，彼埃尔又作了一个相反的、不礼貌的举动。刚才他没有听完姨母的话就走开了，这次的情况恰恰相反。先是他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走；现在是缠着要走的人谈话。他低着头，叉开两条长腿，开始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论证，为什么莫里约神父的计划是空中楼阁。

“我们待会儿再谈，”安娜·帕夫洛夫娜微笑着说道。

她摆脱了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她又回头去尽女主人的义务，继续东听西望，哪里出现冷场，就到哪里去帮忙。她像一个纺纱作坊的主人，把工人安排就位以后，就在作坊里来回巡视，发现哪里的梭子不动了，或者出现不寻常的噪声，就赶快走过去，使它停下来，或者使它恢复正常运转。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是这样，她在自己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到了停止谈话或说话太多的圈子旁边，说上一句话，或者把人调换一下，就使这台谈话机器又平稳体面地开动起来。但是，她这样照料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出她特别担心彼埃尔。当彼埃尔走到一些围绕在莫特马尔身边的人那里听他们谈话，然后又离开那里转向另一些听神父高谈阔论的人们时，安娜·帕夫洛夫娜都关切地注视着他。对于一向在国外留学的彼埃尔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这个晚会是他在俄罗斯所参加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全彼得堡知识界的人才都聚集在这里，他像孩子走进玩具店一样，眼睛都不够用了。就怕错过可能听到的聪明的言谈。望着那些表情自信、文雅，集合在这里的人们的面孔，他唯恐漏掉他可能听到的精辟谈话。最后，他走到莫里约那里。他觉得这里的谈话有点意思，于是他站住了，像一般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等待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三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活跃起来了。

纺锤从四面八方发出连续不断的均匀响声。只有姨母是例外，她身边只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太太，瘦削的脸像哭过似的，她与这个光彩照人的圈子显得不太谐调。这个圈子分成了三个组。在男人占多数的一组里，中心人物是神父；另一个是年轻人的圈子，中心人物是瓦西里公爵的爱女美人儿海伦公爵小姐和面貌姣好、脸色红润，就年龄来说显得太胖的身材矮

小的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莫特马尔及安娜·帕夫洛夫娜在第三组。

莫特马尔子爵是一个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可爱的年轻人。显然他认为自己名声赫赫，但是，为了显得有教养，不论什么场合他都十分谦让，俯首听命。显然，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利用他来款待自己的嘉宾。好像餐厅领班把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看到就没有胃口吃的一块牛肉作为非凡的美味端上来，安娜·帕夫洛夫娜今晚先是把子爵，然后把神父作为特别的珍馐美味招待客人。在莫特马尔那一组里当时谈的是昂吉安公爵被杀的事。子爵说昂吉安公爵死于自己的宽宏大量，并说波拿巴发怒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真的吗？子爵，讲给我们听听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高兴地感到这句话（“请给我们讲讲吧，子爵”）使人想起路易十五。

子爵鞠躬表示服从，并且谦恭有礼地微微一笑。安娜·帕夫洛夫娜让客人在子爵周围坐成一个圈，并且请大家都来听他讲故事。

“子爵认识公爵本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一位客人耳语说，“子爵是一个了不起的讲故事的能手。”她又对另一个人悄声说，“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上流社会出身的人。”她又对第三个人说。这样，子爵就以最优雅，对他有利的方式被端给了这些人，就像一盘配着青菜的热气腾腾的牛排。

子爵嘴角含着机智的微笑，就要开始讲故事了。

“亲爱的艾伦，请您过来。”安娜·帕夫洛夫娜对美丽的公爵小姐说。她坐得较远，是另一个圈子里的中心人物。

公爵小姐艾伦微微一笑，站了起来，脸上始终带着进入客厅以来就带有的那种绝代佳人的微笑。她那点缀着绒毛饰物的白色舞服发出轻轻的响声，雪白干净的肩膀、光泽的头发和璀璨的钻石都光彩夺目，她在让开的男人们中间走过时谁也不看，但对所有的人都笑容可掬，好像慷慨地赐予每个人以欣赏她那美妙身材、丰满的双肩、按时尚袒露的胸和背的权利。仿佛给舞会带来全部光彩的只有她。艾伦是那么美丽，以致她丝毫没有搔首弄姿的迹象，而且相反，仿佛她为自己的，其魅力之大足以征服一切的美貌愿意降低自己秀色的魅力，但是做不到。

“好一个美人！”每一个看见她的人都说。当她在子爵前面坐下，仍然带着始终不变的微笑注视着他的时候，子爵宛如被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惊呆了，耸了一下肩膀，垂下目光。

“夫人。面对这样的听众，我担心讲不好呢！”他微笑着说，并低下了头。

公爵小姐将一只裸露的、丰腴的手臂支靠在小桌上，认为没必要说什么。她含笑等待着。整个谈话期间，她直挺挺地坐着，时而看看轻轻地倚在桌边的丰满的美丽的的手臂，时而看看更为迷人的胸脯，摆弄一下钻石项链，整理了几次衣服的皱褶。当故事讲到引人入胜之处时，回头望望安娜·帕夫洛夫娜，并立刻现出女官脸上那同样的表情，然后又安闲自在地浮出容光焕发的微笑。在艾伦之后，娇小的公爵夫人也从茶几那边走过来了。

“等一下，我要拿我的针线活，”她小声说，“您怎么啦？您在想什么？”她询问伊波利特公爵，“请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微笑着和大家说话，已经给她腾出位子，她坐下来，愉快地整了整衣裳。

“现在我感到很好。”她一边说，就请求开始讲故事，一面又做起她的针线活来。

伊波利特公爵给她拿来手提包后，也跟着过来了，把扶手椅向她移近一些，在她身边坐下。

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可爱的伊波利特和他美丽的妹妹长得非常相像，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外表相似，他却十分愚蠢。他的面庞和妹妹的一样，但妹妹那种乐天的、自满自足、洋溢着青春活力、永驻不变的微笑和体态非凡的古典美，使她光艳逼人。而哥哥却相反，同样是那张脸，则是一副愚蠢的表情，而且他总是现出一种自满自足、怨天尤人的样子。他身体瘦削孱弱，眼睛、鼻子、嘴则变成了一副莫名其妙、枯燥无味的鬼脸，而手脚总是摆出不自然的姿势。

“是不是讲鬼的故事？”他说着，在公爵夫人身旁坐下，然后急忙举起长柄眼镜，好像他没这个东西就不能开始说话似的。

“完全不是。亲爱的，”感到惊奇的讲话人耸耸肩膀说。

“问题是我讨厌听幽灵的故事。”伊波利特公爵说。从他讲话的腔调可以看出，他说了这话之后，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说话时那么自以为是，使谁也弄不明白，他的话是过于聪明，还是过于愚蠢。他穿一件深绿色的礼服，他自称为受惊的山林水泽女神的大腿颜色的裤子，穿长筒袜和半高统皮鞋。

莫特马尔伯爵讲述了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说昂吉安公爵秘密地到巴黎去与女演员乔治幽会，在那里碰到了，同样博得了著名女演员的欢心。在与公爵相遇后，拿破仑突然犯昏厥症晕倒了，这样，他就处于公爵的掌